

| 村 庄 故 事 |

万物的印记

◎南泽仁

兽蹄鸟迹

依布从小镇回来,经过磨房沟的时候,他望了一眼村口的平石板,上面坐着一位老人,孤伶的样子像另一块石头。

依布大步朝平石板走去,裤脚掠起了一场细碎的风声,他迫切地想从那老人看他的眼光里识别出一些微妙的东西,或一眼就能识破他极有可能取代祭师的地位。快接近平石板时,依布的脚步陡然就慢了下来,只见一只岩羊站在宽大明亮的石板上,它并不看依布,只用一位老人平淡温和的眼神凝望着对岸的黑岩子,石坳里跳跃着几点灰白的光影。

依布感到嗓子有些干涩,他咳嗽了一声,虚而不实地思想岩羊转过头来的时候,其实就是反穿着皮褂子的老人。岩羊在这时朝着黑岩子发出了鸟鸣般的呼喚,石坳里的灰白光影静止下来,接着,一群岩羊在回应它。岩羊开始在平石板上转着圈走动,坚硬的蹄子轻叩着石板发出了鼓点的回声,它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平石板上。依布随手折断路边一枝正在摆动的丑花草,拿到鼻尖嗅闻。那是一种被诅咒过的气味,他厌恶地将它丢在路边不回头地朝家走去。 两扇屋门敞开着,依布轻轻地走进去,上了木楼梯。母亲背对着楼口在一扇窗下编织一匹氍毹,她在低声吟唱《平安歌》,一把胡桃木梭子穿过了黑白两色经线。依布的心微微地颤了颤,他没有惊动母亲,只悄悄地去歇坐在火塘边,好让她转头就看见孩子的归来本身就是一道光。母亲很快察觉到火塘边上的动静,看见儿子抱膝坐在火塘边,她惊讶地喊出了他的乳名,那也是村中一只流浪狗的名字。母亲解开盘在腰上的编织带,快速裹卷好氍毹走到依布面前睁大眼睛确认他的归来。依布扬起脸对母亲笑,他的笑脸很快就模糊在了母亲的眼睛里,母亲背过身去用袖口一把擦亮眼睛,然后赤着脚咚咚地踩响楼板为依布熬茶,又在铜瓢里为他炒嫩玉米面,持续的香味使依布感到了饥饿。这一路,依布搭乘了吉普车、大货车,最后换乘了小四轮才辗转回到家,山路崎岖,快把他的肠肚心肺从口中颠出来了。依布在茶汤里放入一坨酥油、一勺蜂蜜和两把炒面,开始团起一个糌粑来。母亲坐在一旁细细地端详着依布,瘦了、黑了,眼神却更加坚定明亮了。她在等依布详说这段日子去小镇寻马的事情。

依布团好糌粑后,掰下一块,在手中捏出手印才送进口中慢慢地吃起来,吞咽的时候,他做出了痛苦的表情,心里却是十分香甜。母亲看见他的样子,赶忙端起茶碗递到他手中,好使他的喉咙无阻而顺畅起来。

两月前,依布家丢失了子母骡马,找遍对河两岸三村,连个蹄印子都没有找见。有乡邻告诉依布,在磨房沟遇见几个马贩子,赶着一群大大小小的骡马朝小

镇上去了。依布追随着线索到小镇上寻找,这一走就是数十天。此刻,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告诉母亲关于子母骡马的下落,于是他又不紧不慢地捏起一块糌粑送进口中吃起来,还没有等他做出干涩难咽的表情,母亲的拳头就已经递到了依布的额头上,他顺势把自己当作一头好斗的牛犊,把头顶向母亲的拳头,一点点逼退她的拳头,火塘边就响起了母子俩欢快的笑声。

吃完整坨糌粑,依布的讲述也有了头绪:“阿妈,您可知道,我找遍了小镇上的骡马交易市场、养马的人户,总之,能闻到骡马气味的地方我都到过了。”依布说着,手指了指自己的脚,母亲就看见依布磨破的鞋底露出了脚后跟,上面有一块结痂的伤疤同木柴上的螺纹一样结实,她的眼神立刻为此黯淡了下来。依布并不希望母亲因为心疼他而难过,他只是想表达出门找马,已尽了全部力量。

他继续往下说的时候,身体略微朝母亲倾斜了一点,语气徐缓。

“后来,我打听到距离小镇百里的地方有个叫羊马的村庄,那里草山宽广,家家户户都养马。于是,我就找到羊马村,结交了一位养马的老汉,我利用自己的勤快帮忙他洗马、喂马,每天与他一道去放马。趁着马吃草,老汉打盹儿的时候,我朝着草原深处去寻马。就这样找了许久,我的脚步几乎踏遍了整个草原,涉过了很多条河流。不止一次地,我竟把河对岸的树木也当成了吃草的骡马,涉水过河,湿淋淋地站在树下,我就对着树大声呼唤子母骡马的名字,我是在自己的回声里逐步感到失望的。临走前的那个傍晚,我回到养马村,经过一户户人家门口,我一遍遍地向他们重复,我一直在寻找子母骡马,它们是我阿妈用七张氍毹毯子从一个赶马人那里换回来的。它们额上都有一块形似火焰的白印子,小骡马的颈脖上戴着一个氍毹项圈,上面缝缀着一朵染红的羊毛花,花心里藏着一枚小铜铃,奔跑时的声音格外响亮清脆……” 母亲听着微微蹙起眉头,母骡子坚韧,小骡子可爱,它们从不涉足泥潭,雪白的四蹄随时保持着清洁的样子在她心里越发生动明亮起来。

依布稍微顿了顿,他平稳情绪后的讲述氛围远远超出了一位祭师所具有的智慧。

“可是,羊马村的人告诉我,羊马人的栅栏只关自己的牲畜,并且整个草原也不会留下来路不明的马蹄印。听到这些话,我的心彻底松懈了下来,并放弃了继续朝草原边缘去寻找的念头。我回到老汉家,他早知道了我寻马的事情,看到我进门时落寞的影子,他放下提起的茶壶,倒了一碗芥子酒来安慰我。我喝下一大口酒,告诉老人家,自己离开家乡已两月之久,寻不到马,明天就该返回了。当我说出‘家乡’两个字的时候,不争气的

眼睛就落下了大颗的热泪。老汉默默地看着我落泪,看着我端起茶碗喝茶般喝下芥子酒,我的身体渐渐轻飘起来,感觉进入了梦地。”

“老汉一声不响地起身去,抬出一张方桌摆放到灯下,我以为他这是要摆晚宴送别我。只见他捧出来一把麦面,均匀地撒在桌面上,随之拿出了一块手掌大的石盘,在轴心插入一根光滑的木杆,然后盘坐在了桌边。我有些酒醉的视线不稳定地看到老汉在朝我点头,示意我也坐到桌边去。看着他神秘的行动,我猜想这无疑是要进行一场问卜了,心中顿时升起了敬畏。我脚踩云朵般来到桌边,老汉让我捧起石盘,它其实是一个古老的纺轮,纺轮正面刻绘有古朴的鸟禽动物图案。老汉双手搓捻锤杆,我们一起放手,纺轮开始急速旋转,锤杆垂直着落在桌面上,刻绘在纺轮上的鸟禽动物全部飞腾起来,复活了一样。老汉的家人在这时关掉了我们头顶的电灯,屋子一霎陷入了黯黑里。老汉开始用方言念诵起祈请文来,那语气轻巧玲珑,像在月光下与万物轻声对话。我的手扶在桌边,感应到纺轮在微微振动,那绝不是因为我的害怕。纺轮转动得那样玄奥,似有一股细风在使它运行。纺轮逐渐缓慢下来的时候,老汉说了一声,开灯。我们头顶的灯就亮了。

“老汉移开纺锤,低头辨认锤杆留在表面上的印迹。我看着那些凌乱的符号充满期待地望着老汉,我的心就要找到骡马了那般触动着感情。老汉看着看着,拧紧了眉头,他半晌才开口说,南方高山上的雪地里,有一群山雕重重飞落的痕迹,它们的停留和两匹骡马消失的时长来自同一件事……我听到这话,身体感到一阵寒冷,并打了一个激灵。”

母亲耐心地倾听着依布的叙说,好奇、神秘,巴望的表情在她的脸上转变。听完依布说出这个结果,她用宽大的袖口一把掩住了半张脸,掩住了她对这消息的惊讶和难过。依布这颗漂泊无定的心,在这时才真正安稳了下来。窗外的天光在渐渐黯淡,火塘里的柴火在这场讲述中燃成了一堆赤红的炭火。母亲取来两只铜灯盏擦拭锃亮后,插入棉花灯芯,倒入熬化的酥油点燃,两朵小小火焰在闪烁。依布仿佛看到远路上正有两匹子母骡马朝着微光走来,它们的蹄声从容而庄重。

这时,楼梯上响起了一阵七零八落的声音,那节奏打乱了依布和阿妈静默。只见森布顶着一头蓬乱黑发的小脑袋显露在楼口,他明亮的大眼睛蓦地看到依布,他打开手臂飞扑向依布,把头埋在他的怀中一声声地喊阿哥。依布用温热的大手抚摸他的脑袋,又在衣兜里摸索着,紧接着,他取出来一个绿色温热的石头作为礼物送给森布。森布接过,以为是一只圆润光滑的青蛙,吓得一把将它丢弃

在楼板上。绿石头在地板上滚了几圈,发出了一块石头该有的坚硬挣扎。森布这才重新拾起它手中把玩起来,又把它递到火塘边借着火光欣赏,它的绿是如此通透明亮,仿佛能看见它起伏的呼吸以及内里的脏腑。

火塘边煨煮的牛肉粥在扑哧扑哧地响,发着诱人的香。森布忘记了饥饿,他摆弄着绿石头,又把它放在楼板上,扶着它蹦跳,口里伴着孤单的蛙鸣。依布沉浸在森布对这块绿石头的新鲜和好奇中,这是他在羊马村的溪流中捡拾到的,当时他以为自己踩死了一只青蛙,还尖叫着为它念出了一句真言。就在他回想这段经历时,母亲坚定有力的声音从火塘正上方传来:“你能再为两匹骡马的下落问卜一次吗?”

依布转头去看母亲,她的样子像依布对着老汉说出“家乡”两个字时一样失魂落魄。母亲知道依布从小就对微妙世界充满了好奇,他只有一头牛犊那么高的时候,就背着口粮去学习用串珠占卜,后来又跟着玩伴去采洛彝寨找毕摩学习烧羊扇骨占卜。母亲相信依布一定也会从羊马老汉那儿学会了用纺锤占卜的本领。依布在心里短而快地温习了一遍老汉教他的祈请文,他怕忘记,昨夜是在念诵中进入睡梦里的。

他看见自己回到了村口,离开的这些时日,平石板边长出了密集的树木,走近才看清是村庄里的人。他们一见到依布就围拢上来喊他祭师。依布还没有正式为谁包括自己推断过未来,他不敢轻易答应,但他还是为这个心驰的称呼整理着襁褓衣衫,他抬头就看见祭师的女儿思曼正从人众中朝他走来。思曼的眼光月亮般清冷,抑或还带着几分寒芒,依布并不避让,是因为他的心里早为她打开了一片广阔的晴天。她走到依布身边,自然地伸手去挽住依布的手臂,依布就闻到了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柏叶芳香,这加持了他内心的力量。人们更加地簇拥着他们,并不是祝福他们牵手站在一起,而是提出了占卜请求。依布不借助任何器物,只数数自己手上的指节,就为一块土地卜算出了破土造房的吉日。他想在思曼面前显出自己的能力,便主动为新房大门卜算出了朝向,就在他要确切地指向南方的时候,他感到思曼的手像一把老鹰锁一样紧扣着他的行动。依布试图掰开思曼的手,却不能使出一点力气,他这才发现自己在梦里一直是个旁观者。

依布没有注重梦里的另一个自己,他沉浸在思曼留在梦里的柏叶馨香里,并不自主地扬起了嘴角,母亲就知道他是答应占卜了。

依布从墙角抬出一张方桌,均匀地撒好麦面后,拿出母亲用来纺锤的纺轮和锤杆坐在桌边。母亲见状,握紧拳头杵在毡垫上准备起身与依布一起运行纺锤。

依布抱歉地对母亲说,纺锤占卜的人要有文化,还是让森布来帮忙吧。母亲听到依布的话,蹲坐回毡垫上,但知道森布要跟依布一起占卜,她就对着森布露出了一个鼓励的笑。森布按照依布的提示,蹲在桌边,小小的双手去捧起光滑的纺轮,他回望了母亲一眼,母亲对他点了点头后关闭了电灯,并用火钩创起炭灰掩埋了最后一点光。他们的眼睛陷入了黑暗之中,窗外的月光散发着幽微的光照进屋子。依布开始用羊马方言念诵祈请文,念完便观想起一子母骡马来,他的心中涌起了感动,虔诚,还有一些复杂的感情。念毕,依布搓捻锤杆,锤杆并没有转动,直接倒在了桌上。依布重又念了一遍,依然如此。这不符合依布的心意,他因为局促,手感到了发麻,并把这消息传给火塘边的母亲。母亲根据自己的见识认为,在七日村庄用羊马方言说话,任谁也是听不懂的。于是母亲又从暗处传出说话声:“请用七日村的方言念诵祈请文吧。”依布听到这声音,感觉是从另一个时空传来的,极具智慧和隐喻。他就用七日村的方言重新翻译祈请文,再次搓捻锤杆,然后和森布一起轻轻放手,纺轮带动锤杆落在桌面上快速地转动起来,他们听到锤杆在桌上沙沙地响动,窗外的风吹过杏树,也发着沙沙的动静。依布似乎还听到,那声音是随着自己的心脉在动,过了好一阵,纺轮才慢慢减速下来。依布请母亲开灯,并重新点燃火塘。森布因为紧张,狠劲地闭着眼,睫毛似要飞起的蛾子样抖动着。依布对森布说:“阿弟,可以睁开眼睛了。”森布睁开眼,不看一眼表面上的痕迹就跑进了母亲的怀抱里深藏起来。母亲见森布的额上起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子,她就掏出袖口为他揩拭,并在额头上轻轻地印下一个亲吻来抚慰他的心灵。

依布开始在暗淡的白炽灯下细细辨认着表面上的印迹,那是几头野兽在雪地上对视、嘶鸣、争斗过的痕迹。依布在一片混乱的迹象中运用起羊马老汉传授他辨别符号的口诀……他把所有印迹组织成一个词汇正要念出时,两盏酥油灯同时发出了呼哧一声响,只见两朵黑色的灯花蹿起两束幽蓝的火焰之后,就熄灭了。依布在那刻看见了思曼的面容,就是他在村后水沿边喂马时,看到思曼采集了一大束祭祀用的新绿松柏枝叶迎面走来,朝着脸颊发红的依布清浅一笑时的样子,依布觉得那就是松柏枝盛开花朵的样子。母亲在熄灭的灯光中,惊讶地再次用手拍响裙袍,又用宽大的袖口捂住半张脸。她仿佛已经听到了占卜的结果,并深信不疑。依布和森布一起看着母亲这一连贯的动作行为,他们怀疑她其实是识文断字的。

依布收拾好桌子和纺锤,坐回火塘边,他不再说话,像倏然遽晓了占卜的本相那样沉默且庄重。